

出國報告(出國報告類別：學生國際志工團)

Rumahku 國際志工團 工作報告

服務機關：國防醫學大學三軍總醫院

姓名職稱：心輔室李咏倪老師、家醫科李翊誠醫師、

國防醫學大學醫學系二年級傅鈺珈等二十員

學員派赴國家/地區：印尼

出國期間：114 年07 月18 日至08 月02 日

報告日期：114 年08 月08 日

摘要

本次出團以「理解與支持移工(主要為看護工)的健康需求」為核心，透過街訪、衛教、訪談與家訪等形式，深化對移工處境的認識，並試著協助他們、陪伴他們。

主要目標如下：

- 透過街頭訪談與機構參訪，了解社會大眾與官方單位對移工的觀點與制度運作邏輯。
- 藉由衛教課程與庇護所互動，傳遞實用健康資訊，促進女性移工對身體與健康的自主理解。
- 深入移工家庭，學習從其視角設身處地思考，並反思未來志工服務可持續精進的方向。

一、移工議題的多元觀察：街訪與 TETO 訪談

我們於出團前往印尼前，先在桃園火車站進行街頭訪談，詢問台灣民眾對移工的印象與理解，也向他們分享移工在台工作與生活中不為人知的一面。同時，也與在台移工直接對話，了解他們對台灣生活的真實感受與困難。

在印尼當地，我們拜訪了駐印尼的台北經濟貿易辦事處（TETO），聆聽處長與副處長介紹移工外派審核流程，並交流對移工身分造假、指紋驗證等制度性問題的看法。並從處長與副處長的分享中思考制度性限制下的行政倫理與政策推展空間。

二、健康推廣與教育：衛教課程與三折頁設計

在新竹教區，我們舉辦了面向女性移工的衛教課程，內容包括：乳癌防治、安全性行為與毛巾操，並搭配個別訪談，了解她們的健康需求與知識落差。藉由健康知識的宣導，幫助他們在陌生環境中保護自己，維持身體健康。

我們也於桃園群眾服務協會的庇護所發放並講解自製三折頁，內容包含心理健康、疫苗、避孕、就醫、求助管道等資訊，並根據移工及機構負責人的回饋進行優化。例如文字翻譯中存在的語意偏誤、部分組織資訊的適切性，以及內容層次上的編排建議。及根據移工避孕偏好，補充皮下避孕針與事後避孕藥的正確知識與風險提醒等。

三、移工生命經驗理解：Lupi 姐姐家訪

我們拜訪了曾在台灣工作長達八年的 Lupi 姐姐的家。她住在印尼偏的鄉下地區，她熱情款待我們並分享她在台工作的真實經驗。從她談起如何與雇主互動、如何就醫、如何處理思鄉情緒，我們深刻感受到，移工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弱勢群體」，而是為家庭、為生活勇敢努力的堅強個體。透過與她及其家人的深度交流，我們得以更貼近移工真實的家庭與人生故事，並獲得寶貴的回饋。整體服務過程深化了我們對移工處境的理解，也促使我們反思如何提供更具有文化回應性的支持與衛教資源。

目次

壹、	目的.....	04
貳、	過程.....	04
	● 時程簡介.....	04
參、	心得與建議.....	05
肆、	附件.....	15
	● 出團人員名單.....	15
	● 服務照片記錄.....	16

內文

壹、 目的

以「理解、陪伴與行動」為主軸，聚焦於東南亞移工在醫療照護與身心健康上的需求與困境，透過在台與印尼兩地的課程、參訪與實地訪談，從多層次角度深入了解移工處境，並透過教育、倡議與文化交流，實踐具行動力的社會參與。

在台灣階段，我們與 Goh Migrants 移住者服務中心合作，舉辦健康識能課程，涵蓋女性癌症、心理健康、感染防治與就醫流程等主題，提升移工自我照護能力。同時也參訪桃園安置中心，並在火車站進行田野調查，與移工直接對話，了解第一線需求。

印尼出訪則進一步從源頭出發，拜訪 TETO 與當地醫療機構，訪談將出國與歸國移工，記錄他們的期待、遭遇與對台灣的回憶。我們也親訪傷病移工，進行衛教推廣與關懷陪伴，並透過文化參訪深化跨文化理解。透過此次跨境行動，我們期望強化團隊對移工議題的理解與行動力，累積在地經驗，並思考如何在未來成為更具責任感的醫事人才。

貳、 過程

- 7 月 14 日：Goh Migrants 移住者服務中心 -場地了解與課前佈置。
- 7 月 15 日：Goh Migrants-課程（自我檢查與女性癌症介紹、臺灣醫療環境與看診介紹）
- 7 月 16 日：Goh Migrants 課程（心理健康、身體健康照護、傳染病防治）
- 7 月 17 日：TIWA 桃園安置中心參訪
- 7 月 18 日：桃園火車站擺攤暨田野調查
- 7 月 19 日：前往印尼
- 7 月 20 日：安頓，參訪與訪談資料準備
- 7 月 21 日：印尼醫療體系認識
- 7 月 22 日：TETO 參訪與處長座談
- 7 月 23 日：訪談將出國移工暨衛教宣傳
- 7 月 24 日：訪談將出國移工暨衛教宣傳
- 7 月 25 日：訪談歸國移工、在臺歷程與傷病經驗
- 7 月 26 日：統整家訪資料，討論印尼醫療體系與資料整理
- 7 月 27 日：印尼文化認識
- 7 月 28 日：傷病移工訪視暨疾病衛教
- 7 月 29 日：傷病移工訪視暨疾病衛教

7 月 30 日：傷病移工訪視暨疾病衛教

7 月 31 日：訪視資料整理

8 月 1 日：啟程返台

參、心得與建議

心得

一、傅鈺珈團長

這次拜訪泗水的 TETO，發現泗水的辦事處空間極小，但業務量卻比雅加達的還多出一些，讓人很佩服他們，不過這邊的審查過程並沒有比較嚴格，主要都是用指紋來辨識身份，找出偽造身分後資料的人，因為在印尼偽造文書是非常容易的事，不像雅加達辦事處那邊還會用中文問許多不同的問題來確保那是移工本人。

而跟處長座談時，仍能時不時在他的口氣中發現有種高人一等的感覺，他覺得臺灣提供他們就業條件就已經很不錯了，不需要再花更多心力去改善他們的處境這點，讓我非常心寒。

經過這次與處長的訪談，才知道原來印尼身分證明和相關文件是這麼好偽造的，但想想他們偽造文書的原因後，就深感難過。因為有些人是未還沒成年，仍希望為家裡減輕負擔或賺取上大學的費用才選擇出國。而有些人則是來臺工作超過上限年限，但家裡經濟狀況仍需出國工作才能緩解，這些狀況都讓我們了解到他們的生活非常困苦，也有許多不得已的苦衷，我國制定的工作年紀限制究竟是保護還是限制移工呢？

這次了解印尼身份文件偽造問題背後的深層原因，讓我感受到移工群體生活的無奈與困境。許多移工不是單純逃避規定，而是因為家庭經濟壓力、求學負擔甚至超出工作年限後依然無法擺脫貧困，才被迫走上偽造文書、繼續工作的路。這讓我反思，臺灣現行的工作年紀限制究竟是在保護這些弱勢群體，還是在無意間加重了他們的困境與風險。制度本應提供保障，卻可能成為限制他們生活選擇和安全的枷鎖。

與處長的座談中，語氣裡時常流露出臺灣提供就業機會已經「恩賜」移工、不需要再努力改善其處境的想法。這種高高在上的視角，讓我感受到臺灣在制度推動者與受僱者之間，潛藏著階級與冷漠，難怪過了多年仍不見義工相關法律被改善，即便移工流程隨著科技進步，或行政效率提升，但若掌權者沒有真正的同理和改革意願，移工所遭遇的不平等與困境便難以真正被看見和化解。

與處長對話中所感受到的冷漠與優越感，讓我警醒。作為前線服務和倡議的健康專業者，更要提醒自己不斷反省自己的「位置感」與「視角」，持續發聲，守護移工基本權益。移工的權益改善，絕非「我們給多少」的恩惠邏輯，而必須是基於人權平等、社會公義的基本立場。我希望自己無論是在醫療、田野服務或政策建議的每一步，都能真正與移工對話、同行，而非代為說話，攜手共同推動更人性、更正義的移工制度與文化。

二、蔡祁睿副團長

比起在勵馨基金會與一些來自印尼、在台工作的朋友互動，我覺得在群眾服務協會的訪談經驗，讓我對移工議題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這次我們前往的庇護所，多數個案是因懷孕而暫時無法工作，但我所訪談的對象卻並非如此。

她來台前在印尼接受的說明是從事居家照護，然而實際工作內容卻遠遠超出期待：除了日常家務與煮飯外，因為雇主家開設工廠，她還被要求協助裝箱、搬貨，甚至在結束一天工作後，還得打理花園。面對這樣的超時與不合理要求，她選擇不默默忍受，而是鼓起勇氣撥打 1955 申訴專線。在政府單位前來稽查之前，雇主甚至毫不知情，最後她成功被帶離了這樣的工作環境。

過往我對移工的印象，大多是仍在工作的朋友們。雖然也聽說過許可外工作的情況，但那些故事裡的移工往往選擇默默忍受，最大的反應也僅止於向仲介反映。然而，問題往往得不到實質解決，甚至曾有雇主在得知移工的抱怨後，選擇不再續約，將她們打回原點。結合我去年在印尼訓練所聽到的經驗，有些移工只因為試圖爭取權益，就在仲介圈中被「標記」，這樣的紀錄會大大降低她們再入職的機會。

在這樣的背景下，這次訪談中姐姐願意撥打 1955、尋求協助的行動，就顯得格外勇敢。她不是為了自己爭取一份更舒服的工作，而是為了捍衛自己最基本的尊嚴與人權。這讓我重新思考，我們常以「弱勢者」的角度看待移工，卻忽略了她們其實也有力量，只是身處的環境不容許她們發揮。若制度與社會能提供更多支持與保護，也許這些「敢說出口的人」就不會那麼少。

這次訪談對我最大的衝擊，是看見一位姐姐在極端不對等的情境下，仍選擇為自己發聲。她並不是社會上所想像的「弱勢者」，反而展現出極大的勇氣與行動力，這樣的轉念讓我開始重新看待「協助者」與「被協助者」之間的角色關係。作為醫學生，我未來有可能在臨床上與來自不同背景的移工接觸，這次經驗提醒我，我們不僅要看見她們身體上的病痛，也要理解她們在生活上所面對的困境與壓力。

醫療從來不只是看診與開藥，而是一段與人共處的過程。在這過程中，我們的敏感度與理解力，可能比專業知識更能讓病人感到被接住。未來若有機會，我希望自己不只是在診間中扮演「醫師」的角色，也能在制度與文化之間，成為一座橋樑，讓更多人被聽見、被理解。

三、黃筠晴團員

這次出團印象最深的回憶，是我們到泗水一個小鄉村家訪剛從臺灣返國的 Lupi 姐姐。先前在臺灣就有和姊姊見過兩三次面，但在印尼相間的心情又格外特殊和溫暖。所有一同前去家訪的大一雖然是第一次見到 Lupi 姐姐，但一進門就被她和家人滿滿的熱情包圍。她親手煮了一整桌菜，裡面有象徵節慶與祝福的薑黃飯（Nasi Kuning），還有一些手工料理，看得出來花了不少時間準備。

不只這樣，Lupi 姐姐還邀請我們一起參加她孫女的慶生會、一起到附近祈福，看著她們真誠的為我們念禱，真的能感受到人與人之間最純粹最動人的情感。在大部分人和 Lupi 姐姐幾乎素不相識的情況下，她們卻完全沒有保留，把我們當作家人接待。語言雖然不是完全順暢，但我們靠著破印尼文、她們也用簡單的中文和肢體語言，我們之間的交流意外地自然。整個家訪過程不只是一次任務或訪談，像是一次真誠的串門子，更像是回到阿嬤家被熱情和大量食物淹沒的幸福孩子。

這次家訪讓我最有感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真誠」。Lupi 姐姐和另一位移工姐姐在大部人眼中應該是被幫助的對象，可是在她們身上我卻感受到一種「反過來被照顧」的感覺。她們並沒有因為我們是臺灣來的大學生就有所保留，而是用最真實的樣子與我們分享她們的故事、用行動表達對我們的歡迎。

這讓我想起，我們平常在生活中太常使用「角色」和「身分」定義彼此，很多人甚至於我們都可能下意識的用「移工」這個詞去概括所有活生生的人，自動套上一些既定印象，但她們其實只是和我們一樣有情感、有家庭、有夢想的人。她們離鄉工作是為了家庭、為了讓下一代能夠有選擇的權利。這樣的勇氣和韌性，是我從她們身上學到的。我也開始反思：如果今天角色互換，是我到印尼工作，我有沒有辦法像她們這樣堅強、溫柔又有餘裕的去照顧別人？

這次經驗讓我開始重新思考陪伴的意義。我們出團前也許會把自己想成「去幫助別人」的人，但這次與 Lupi 姐姐的家訪卻完全顛覆了這個想法。我們不是去提供什麼專業知識或解方，而是單純地聽她們說話、一起吃飯、唱歌慶生，就只是陪在她們身邊，但卻產生了很真實的情感交流。或許真正重要的從

來不是我們帶了多少東西去印尼，而是我們是否有認真對待她們作為一個「人」的情感。她們不需要同情，而是需要被理解、被平等對待。

對我而言，將來不論是當醫師或是任何職業，都不該忘記每一個人背後都有自己的故事。不是每個人都能像 Lupi 姐姐她們那樣用熱情接納別人，我希望自己未來也能用這種開放與善意去對待每個我遇見的人，無論她們是誰，從哪裡來。

四、葉子寧團員

這周我們去拜訪傷病移工，並且帶了我們所製作的三折頁衛教內容，希望能夠提供給他們簡潔方便且有用的資訊。這次我們所遇到的移工都是在庇護所中等待轉換雇主的姐姐們，他們有些是因為懷孕所以暫停工作，有些則是因為在原本的工作中遭受到了不合理的對待，所以停止原本的工作，在庇護所度過這段空窗期。

和他們聊天的過程中，有一個姊姊分享的故事令我印象尤其深刻。不同於其他主要是因為懷孕而來到底護所的移工，他是裡面唯一一個沒有懷孕的，來的原因純粹是因為前雇主給他指派了太多許可外的工作內容，包括除草、賣床墊、包貨、接送小孩等等。他因為不堪負荷，仲介又冷眼旁觀，所以他自行找到了申訴的管道，還讓勞動部派人去視察，使他得以轉換雇主，這是我少數聽到靠自己的力量尋求管道並成功的案例。

聽完這位姐姐的故事後，我開始思考，真正的幫助並不只是替對方解決眼前的問題，更在於讓他知道自己有選擇、有權利，並且能行動。那位姊姊的故事提醒我，資訊與資源不只是被動的支援，還可以成為賦權的工具。當她找到申訴的管道、採取行動的那一刻，她不再只是被動接受安排的移工，而是自己命運的參與者。我開始想，未來在面對需要幫助的人時，除了提供協助，也應該思考如何讓他們看見並運用自己的力量，因為這份力量才是最長久、最不可被奪走的保障。

對於多數移工而言，語言隔閡、制度不透明、仲介消極，往往讓他們在遭遇不合理對待時選擇忍耐，或是直到身心已經承受不住才被迫中斷工作。這位姊姊卻在繁重且超出合約範圍的工作內容下，仍然願意相信自己有權利拒絕不合理的對待，並主動尋找申訴管道。

這件事讓我重新思考，我們在服務與陪伴移工時，除了提供物資、醫療或生活上的協助，是否也能更多地讓他們知道他們有權利拒絕不合理的要求，或是在反抗的過程中給予他們支持或語言上的溝通？或許，真正能帶來長遠改變

的，不只是短暫的救助，而是讓更多人像這位姊姊一樣，知道自己並不默默承受，並且有能力採取行動。

五、林昱儒團員

今年參訪泗水的 TETO，和去年雅加達本部相比，泗水相對單純許多，處長也說他們沒參與到很多的政策決議，所以有些問題並沒有得到答案。一直以來，我們都探討為什麼許多移工會選擇來到台灣就業，而這次得到的答案依舊是因為台灣的「待遇」相比中東國家好了許多，但移工議題還是存在許多漏洞，處長的立場較以台灣利益為主，認為仲介與移工間的關係是各取所需，移工並沒有完全被剝削，抽一些錢付給仲介也是合理的。

此外，這次的參訪中，處長也和我們分享許多印尼歷史與故事，我覺得滿有趣的。第二週我們也訪談一位移工的家屬，最讓我感觸的是其母親因在異地工作，使他在成長時期中時常因沒有父母的陪伴而感到孤獨，在這次服務的其他行程中，我們訪談到的大部分懷孕移工都是選擇將孩子送回家鄉，繼續留在台灣工作，這讓我思考也許未來這群孩子也會遇到相同的問題，而遇到這個問題時該如何調適呢？

在 TETO 的參訪中，處長提到關於移工與雇主契約中的漏洞問題。理論上，雇主應替移工投保意外險或勞保，保障其在工作中若發生職災時能獲得基本保障。然而實務上，卻仍有不少雇主試圖規避責任，甚至在事故發生後「踢皮球」，不願承擔應盡的責任，讓移工在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反而陷入無助的處境。這其中讓我看見制度與現實之間的落差。即便訂有保障機制，但實際執行面卻存在太多模糊地帶，給了不良雇主鑽漏洞的空間。而移工，因語言、資訊不對等、身分弱勢等因素，往往無法有效捍衛自己的權益，只能默默承受不公平的對待。

這次去 TETO 參訪，讓我們從學生的角度，聽取政府部門怎麼看待移工的議題。聽完之後，心裡其實滿衝擊的，因為原本以為只要我們有熱情、有行動，就能真的幫上移工一些忙，但實際了解後才發現，制度的限制真的很多，而我們能做的事情好像真的很有限。這讓我思考，自己在整個社會裡到底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雖然一度覺得有點無力，但也讓我明白，就算沒辦法立刻改變整個體制，至少我們還是可以用陪伴、傾聽，甚至是讓更多人了解這些議題的方式，去支持他們。這次經驗讓我更謙卑，也更想去想清楚，未來到底要怎麼做，才是真正有幫助的行動。

六、仇詠蓁團員

這次去到鄉村拜訪一位移工姐姐，名為 Lupi，而這次的訪談對象除了 Lupi

姐姐，還有一位他的好友，也曾經在臺灣工作過。我們受到 Lupi 姐姐的盛情虧待，深刻體會到印尼人的純樸與熱情。在訪談中，我認識到 Lupi 姐姐的好友在臺灣的工作經驗，是以照顧家中老人名義受僱，但在訪談中可以隱約感受到雇主有讓他做超出工作範圍的事，例如照顧小孩、接送小孩上放學，其實這是不合情理的，但移工姐姐當時似乎沒有意識到這件事的不妥。

當我們問到他關於台灣醫療的問題，他說他更看過的醫生都願意耐心的用翻譯軟體跟他溝通，直到他理解為止，有時雇主或雇主家人也會陪他去看病，並幫她聽醫囑，告訴他吃藥的時間以及注意事項，因此沒有遇到太多語言障礙。訪談完後，我們向他們進行三折頁衛教，希望能對他們的健康照護有所幫助。

關於雇主以單一工作名義聘僱移工，卻讓他們做多餘的事是非常常見的現象，做出這樣行為的雇主固然可惡，但我認為有時雇主並非有極大的惡意，而是仲介在介紹移工時並未向雇主清楚解釋移工權益。

在我的記憶中，之前我們家聘僱看護移工時，仲介只有說明這位移工會做什麼事、可以讓他做那些事，並沒有說明移工權益，包含移工應有的休假時間及頻率、不可使移工做超出負荷的事，仲介的介紹給我一種「移工使用說明書」的感覺，他們並沒有把移工當成人，而是數字、勞動力，我認為這樣的觀念一直是移工議題的主要問題仲介以及上位者看待移工的錯誤角度，導致移工沒有受到應有的權利保護。

這次的訪談讓我反思，許多雇主未必出於惡意對待移工，而是從仲介處獲得的資訊不完整，對移工的權益缺乏認識。根本問題在於整個制度中，上位者與仲介普遍將移工視為「工具」或「商品」，這樣的觀念讓移工處於弱勢地位，也讓他們難以爭取應有的權益。

我認為除了教育雇主尊重移工，更應從制度面改革，例如強化仲介的責任、設立更嚴格的監督機制，並提供移工容易理解的權益資訊，這樣才能真正改善移工處境，建立一個更公平、人道的社會，而我們能做的，就是讓更多人意識到移工權益議題。

七、黃綵霈團員

在志工團的第一週，我們來到桃園群眾服務協會所設立的庇護所，這裡專門收容懷孕或剛生產的女性移工們，當時我原以為「庇護所」會是一個較為封閉或清冷的機構，但實際走進去後，卻發現那裡更像是一個讓她們能安心生活與互相支持的「家」，空間雖然不大，卻佈置得溫馨簡潔，讓人感受到一種被照

顧的溫度。

裡面的女性移工們並沒有因為身體狀況而完全休息，反而努力打聽和尋找產後的工作機會，希望盡快恢復收入，以支撐自己與家人生活所需，我與同學也向庇護所的行政人員進行訪談，我特別詢問：「產後的移工是否會立即把孩子送回印尼？」他很耐心地回答，並補充說明許多關於制度與文化背景的原因，這段經歷不只是讓我更理解移工的處境，也改變了我對庇護所的既定印象，這件事成為我整趟志工旅程中，最觸動人心的一段經驗。

這次參訪庇護所的經驗，不只是讓我對移工有更多理解，也讓我開始深思整體制度與社會支持的網絡是否真的能涵蓋所有需要幫助的人，庇護所的行政人員在訪談中分享了許多制度面向的細節。其中有一段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提到，如果一位看護移工的雇主或是自己突然發生緊急狀況，例如跌倒或失去意識，而移工常因為語言不通，無法清楚地表達地址、狀況或撥打 119 求救，這將會造成很大的延誤與風險。

這讓我反思，因為這樣的情況其實很現實，也很容易發生，卻常常不在大眾討論與制度設計的範圍中；這也讓我開始思考，過去我對「語言能力」的重視往往侷限在學業或工作上，卻忽略了它其實也關乎生命安全與基本權益。我們常說要利用制度照顧弱勢族群，但若忽略了實際語境與需求，許多規定其實只是停留在理想狀態，這段經歷讓我重新思考「安全」與「制度設計」的真實意涵。

這次的參訪與訪談，不僅讓我認識了女性移工面對懷孕、生產與經濟壓力時所展現的堅強，也讓我體會到語言、文化與制度之間的落差所帶來的挑戰。這段經歷對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過去我常以為只要有「幫助的心」就足夠，但現在我更理解到真正有效的幫助，必須建立在對他人處境的充分理解上，這件事讓我認識到，未來無論在社會參與、專業實踐或跨文化互動中，都必須更有意識地去關注不同群體的需求，並盡可能從他們的角度出發思考解方，也應該更加重視「語言能力」的社會功能。

此外，這次經驗也讓我重新認識自己的社會責任，我不再把「志工」當作一種短暫的付出，而是作為一種持續學習與參與的過程，希望自己不只是觀察者或旁觀者，而是能成為一個能主動回應社會需求、促進理解與改變的人。

八、蔡沛芯團員

參考過往的服務經驗和由今年各種服務計畫（新竹教區、Goh migrant 等機構）訪問到的各種意見，我們將移工可能會需要的各方資訊儘量簡化成一

三折頁，希望藉由此方式能讓有用的資訊更容易在移工人群中流通。為了盡量貼合實際需求，我們會訪問機構的移工和工作人員對三折頁目前內容的看法，而其中收到的一項建議是「可以增加在避孕知識方面的說明」，這和我們原本預想的不太一樣。

這件事帶給我很大的思考衝擊。一直以來，我都以為印尼移工大多是穆斯林，文化上相對保守，因此像避孕知識這種涉及隱私與性教育的資訊可能不會被歡迎，甚至會被視為敏感話題。然而，實際接觸移工後才發現，他們與我們並無本質上的不同，都有情感需求與身體需求，也會面對親密關係與家庭計畫的問題。若因為文化刻板印象或顧慮社會眼光而選擇避而不談，反而可能讓移工，尤其是女性移工，無法掌握自己的生育狀況，甚至面臨非預期懷孕、健康風險及相關法律問題的困境。這讓我認識到，資訊設計時最需要的並不是我們的主觀想像，而是去理解使用者真正的生活情境與需求。

這次經驗讓我重新審視自己面對服務對象時的態度與方法。過去我往往會依照自己的經驗與價值觀去假設對方的需求，並以為這樣已經足夠貼近現實。然而，實際與移工互動後才明白，我的假設可能帶來限制，甚至忽略了一些最核心的需求。

這提醒了我，未來無論是設計服務、整理資訊，或是面對任何群體時，應該把「傾聽」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先行判斷。此外，這件事情也讓我認識到，社會服務不是單純的資訊提供，而是一個需要不斷修正、回應的過程。也許一開始的方向並不完善，但只要願意持續詢問、持續調整，就能讓成果更貼近對方的生活情境。

九、許謙益團員

去年我們曾經前往印尼雅加達的 TETO（駐印尼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與當地的大使進行訪談；今年則是來到泗水的 TETO，與處長面對面訪談。與雅加達相比，泗水這邊的規模明顯小了許多，但實際辦理的業務量卻一點也不遜色。處長提到，由於雅加達案件量大、流程擁擠，反而讓很多來自東爪哇的移工，會選擇直接來泗水這邊辦理來台的手續。而除了移工議題外，處長也提到不少關於跨國婚姻的案例。他說基本上，只要有共同的小孩，幾乎都會核准通過；但不論是否有孩子，都還是必須通過一項「面談」，確認雙方是否是真心相愛。

我一直對於「跨國婚姻需經由面談判斷是否為真愛」這件事感到很矛盾，甚至有點荒謬。從政府的角度出發，的確能理解這樣的機制是為了防止詐騙或偽造婚姻關係，但從當事人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制度卻顯得格外不尊重。愛情

本來就是兩個人之間非常主觀的情感，卻要經過政府機構來判定它是否「夠真」，這件事情怎麼想都讓人難以接受。難道兩個人攜手共組家庭的決定，還要向公部門「證明愛情」才算數嗎？

這次的訪談讓我第一次真正接觸到跨國婚姻在行政程序上的實際樣貌，也讓我開始反思：在制度和人之間，我們是否太常站在制度的一端，而忘了那些被制度檢視的其實是一段段真實的人生？我開始意識到，有時候制度本身不是惡意的，但它在執行的過程中，可能會讓人感受到傷害或不被信任。

未來若有機會進一步參與這樣的議題，我會希望能推動一種更具同理與理解的處理方式，不是否定必要的程序，而是思考如何在人性與制度之間找到更平衡的點。不論是移工還是跨國伴侶，他們都是為了生活、為了家人而努力的人，而不是需要被懷疑與檢查的對象。

十、吳柏翰團員

這次的行程中，我們來到 TETO(駐泗水台北經濟貿易辦事處)，因為移工來台的申請都需要通過 TETO 的審查，我們很榮幸採訪到了 TETO 的處長及副處長等長官，處長很熱情的向我們介紹 TETO 的職責，起初我是想詢問 TETO 是否會對移工訓練所進行視察，並依照訓練所的待遇及環境等方面進行評分，並對不合格的訓練所進行懲處，例如減少名額等處置，但在訪談過程中我了解到，處長提到這類問題應該是印尼政府所需負責的，所以最後便沒有提問。

關於這部分我認為有點可惜，因為移工訓練所的移工們未來都即將來到台灣工作，若是台灣方面未能進行到訓練所的監督，可能造成其訓練內容與台灣實際狀況不符，造成移工與雇主的傷害等多方面的影響。

台灣電視新聞上關於移工的新聞層出不窮，原以為在台灣移工們在制度及待遇等層面上非常不足，但在經過與處長的訪談中，我了解到原來台灣在制度及待遇層面比起新加坡等國算是相當好的了，這讓我感到非常訝異。

建議

(一) 衛教課程

對於移工來說，台灣是一個制度、文化及語言都和他們的家鄉大相逕庭的地方。在沒有人引導下，他們很難知道工傷發生時該怎麼應對、懷孕時該向誰求助、遭受不合理的對待時該怎麼為自己爭取權益。

因此，在服務期間，我們走訪 Goh-Migrants，除了和移工訪談之餘也為他們提供符合他們需求的課程，其中包括：心理健康、自我檢查、女性癌症介紹、安全性行為、工傷預防、勞工權益爭取等多樣化的主題。每位

團員在籌備課程中都花了許多心力，而移工們也以專注的上課態度回應我們，令我們感到自己的付出十分有意義。

1.在這次課程中，我們遇到了在內容較艱澀的部分，如乳癌背景介紹時，大多數人的參與度較低，可能會有分心的情形。但同時，我們也遇到了因為自身對於課程相關知識，如現有的乳癌治療方式有哪些、他們各自的優缺點是什麼這些問題缺乏瞭解，而導致無法回答移工課後的問題而感到困擾。

以下為我們的改善建議：在對於課程相關知識了解不足的部分，我們應在事前充分瞭解，但在課程中，我們卻不必全部都向移工說明，只需簡單介紹即可。如此一來，既能確保我們能解答移工的疑惑，又不會導致課程內容過於艱澀無聊，而使學員專注力下降。

2.在這次的課程中，我們還意識到或許有些課程內容和他們的生活習慣不符。例如在安全性行為的課堂後，我們在和移工訪談的過程中才發現其實他們並不習慣使用保險套，大多是以服用避孕藥作為主要避孕方式。因此，雖然我們在課堂中極力強調保險套的防護效果及重要性，若未理解他們背後的文化背景及真實情況，這些知識可能就無法被真正理解與應用。

以下為我們的改善建議：在未來設計課程時，我們應該以對方的角度出發，思考對方語言、文化與生活習慣方面的限制，重新設計教材與對話方式。以安全性行為課程為例，在課程中我們可以加入印尼常見的避孕方式（如皮下避孕針）與在台資源的比較、如何該與伴侶溝通避孕等主題。這樣一來，我們的課程才能真正幫助到他們。

（二）三折頁衛教手冊宣導

許多移工剛來台灣時，對自我保護或求助資源的知識都不甚熟悉，加上語言不通、資訊分散，要主動找資料自保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此外我們也發現大部分衛教資訊都是在移工遇到問題後才被告知，往往來不及預防。因此我們設計了一份簡單的三折頁衛教手冊，整理五個常見又重要的主題：心理健康、職災處理、安全性行為、個人衛生，以及在台灣可求助的 NGO 資源。我們希望這份三折頁能作為來台印尼移工指引，幫助移工更快上手、提早做好準備，也知道遇到困難時該向誰求助。

1.在和一線工作者訪談時，我們也發現了許多值得改進的地方。例如在求助管道的部分，有些求助專線如 119，其實並沒有翻譯的功能，所以當移工們打電話求助時，往往聽不懂對方在說什麼，也無法清楚解釋目前的狀

況，這就導致我們三折頁上的資訊無法被實際運用，於移工無益。

以下為我們的改善建議：在編排三摺頁的內容時，我們應更考慮使用端的處境，以使用者的視角思考。針對上述問題，我們應多加入能以東南亞語言溝通的求助管道，如以移工為主要服務對象的機構的電話。至於類似 119 這類以中文為主的求助專線，我們應清楚標明，讓移工們有更多選擇。

2. 在和移工們宣導三折頁的內容時，我們發現他們似乎看不懂一些專有名詞的縮寫，例如 NHI 是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的縮寫，但對於移工們來說，他們可能會對這個詞感到困惑，使得他們無法真正理解三折頁上的內容，這便是我們需要改進的地方。

以下為我們的改善建議：在製作三折頁的內容時，我們應該站在使用者的角度出發，要以內容能被真正理解、被信任、被使用為重點。當遇到一些專有名詞時，我們更要解釋清楚它的含義，讓使用者能真正理解我們想表達的內容。此外，也應該盡少使用縮寫，避免上述情況再次發生。

肆、 附件

1. 出團人員名單

帶團教師：李咏倪老師、李翊誠醫師

學員：傅鈺珈、蔡祁睿、黃筠晴、林昱儒、蔡沛芯、吳柏翰、黃綵霏、謝孟玹、仇詠蓀、許謙益、葉子寧、邱睿穎、林子瑄、吳昕榛、張杰利、施凱仁、洪宸鋒、謝采揚、黃渝柏、黃馨可

2. 服務照片紀錄



心理健康課程讓移工自行創作，
為情緒找到出口



群眾服務協會蕭以采主任的講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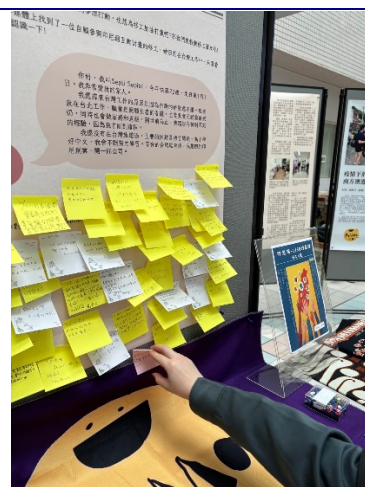
在庇護所內與移工進行訪談與三
折頁衛教



因為工作因素，
毛巾操可以於小場地及短時間內達
到充足的運動及伸展



今年新竹教區最後一堂課，移工送上
親手繪製的 Rumahku 團徽，並拍照合
影，留下珍貴回憶



印尼週筆友活動，藉由同學的鼓
勵，希望移工能夠完成自己的夢想



在台北車站向移工進行街訪



在中壢車站向民眾進行街訪，以及介紹移工議題及其可能遇到困境



前往泗水 TETO 參訪，向處長了解他們所見之移工現況



印尼週蠟染工作坊活動